

## 《金阁寺》的废墟诗学与精神重构

魏美如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金阁寺》的创作背景植根于战后日本社会的精神荒芜与价值崩塌,三岛由纪夫借助林养贤纵火烧毁金阁的真实事件,将“废墟”由物质层面引入精神维度。可以从废墟美学的视角出发,考察金阁在小说中兼具物质性与象征性的特质。沟口对金阁的焚烧其实一种主动制造废墟的行动,而三岛的叙事有意省略大火场面,将毁灭化为平淡,反而凸显废墟生成之际自由的悬置。最终金阁化为灰烬,沟口说出那句“我想活下去”,达成了最后的废墟之美与精神重构。

**关键词:**《金阁寺》;三岛由纪夫;废墟美学;精神重构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75470

夏多布里昂强调:“废墟使我们心灵产生了崇高的回忆,给艺术带来了激动人心的作品。”<sup>[1]</sup>显然,“废墟诗意”的基础是人类物理建筑随着时间的摧残后形成的失去迹象的遗迹,更细致地说,即是古代文明的遗迹。然而“废墟”的意指不是简单的“吊古战场”式的感怀,更多地指向精神文明的荒芜。“人类不过是一座倒塌建筑,一块罪孽与死亡的碎片;他温柔的爱情,他动摇的信仰,他有限的仁慈,他不完整的情感,他贫乏的思想,他破碎的心,他身上的一切都只是废墟。”<sup>[2]</sup>精神的故步自封的堡垒在中世纪以后遭受到了各种思想的摧残,直至当时,欧洲文明趋向一种崩溃的边缘,尽管走向这个阈值还用了一百年,然而夏多布里昂却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趋向。

这种对“精神废墟”的洞察,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三岛由纪夫笔下获得了极为激进的回响。《金阁寺》中的废墟,是一个必须由人主动制造的结局。三岛的主人公沟口,面对那座拒绝朽坏、拒绝衰败、固执地闪耀着金色光辉的金阁,感受到的是一种窒息般的压迫。彼时的日本文学,把对人类自身“只是一座倒塌建筑”的剖白,从外在景观移入内在本质,包括人的情感、信仰、思想,无一不被纳入“遗迹”的范畴。回应着一百年前夏多布里昂对欧洲文明“崩溃”的忧郁,因为届时的日本,也笼罩在一种“崩溃”的忧郁里。

### 一、战后日本的“废墟性”

1950年7月2日,京都市北区金阁寺町方向,拥有五百余年历史的国宝建筑金阁,在这一个凌晨化为灰烬。纵火者是这座寺院里的一名二十一岁的见习僧人林养贤。他在金阁后山的左大文字山上切腹未遂,被护林员发现后救回,面对审讯,他的供词只有一句:我嫉妒金阁的美<sup>[2]</sup>。六年后,三岛由纪夫将这句话放大成为一部长篇小说,取名《金阁寺》。小说远远走出了“嫉妒”这个单一的动机。三岛在动笔之前,专程前往京都和金阁寺,走访了纵火者的故乡舞鹤,“凡能看的地方都看了,能去的地方都去了,估计有用的东西都详尽地作了笔记,就像采集植物和采集昆虫标本一样”<sup>[3]</sup>。他甚至特地爬上了林养贤企图自杀的左大文字山,去感受那个纵火后远眺金阁燃烧的视角。

1956年,三岛开始写作《金阁寺》,此时距离战败已经过去十一年,距离金阁被烧过去六年,日本正在进入“神武景气”的经济高速增长期。1956年还被称为“战后”的结束年份,日本政府在当年的《经济白皮书》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现在已经不是战后的了。”然而,也正是这一年,三岛偏偏要写一部关于战时的、关于战败的、关于废墟的小说。西村清和曾说:“所谓废墟,无论是枯朽建筑物残骸留下的痕迹,还是作为‘词语的遗物,仅存其名的名胜古迹与歌枕’,它首先是一个沉淀着历史的浓密记忆的场所。”<sup>[4]</sup>某种程度上来说,三岛是在追索战败与废墟给日本人,至少给某个类型的日本人留下的心灵烙印。

作品中多方面呈现着这种历史的“废墟性”。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的日本城市景观中,焦土和瓦砾是最常见的景象。东京、大阪、名古屋、广岛、长崎……上百座城市在轰炸中化为废墟。战后

**作者简介:**魏美如(2005-),女,云南大学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

的头几年，黑市横行，配给制下粮食短缺，通货膨胀失控。在《金阁寺》里，沟口进入金阁寺之后，寺里的伙食一直是“沉淀在粥碗底下只有几粒米”的甘薯粥，副司偶尔买些黑市米还要谎称是“施主的赠予”<sup>[5]</sup>。鹤川之所以能比别的徒弟滋润一些，是因为家里源源不断从东京寄来食物。

小说情节横跨了整个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沟口来到金阁寺时，正值战局恶化，美军 B29 对日本本土展开大规模空袭。京都是少数几个几乎未被轰炸的主要城市之一。一个重要原因是盟军顾及京都作为千年古都的文化价值，事前已经在地图上将其标出，刻意避开了。也就是说，金阁在现实历史中受到的是特殊的保护，与被轰炸的“废墟城市”是格格不入的。但在沟口的想象里，却是这种“保护”让他愤怒。沟口反而幻想金阁在空袭中化为灰烬：“烧死我的大火也能烧毁金阁，这一想法几乎使我陶醉。在同样的灾祸和同样的不祥之火的命运之下，金阁和我所居住的世界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sup>[5]</sup>

从日本其他建筑和金阁寺的对比而言，显然它们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但这种“不平等”背后又渗透出一种可怖的“平等性”——战争将人的阶层、贫富、美丑在燃烧弹面前全部拉平。对一个口吃的、自卑的、被排除在“正常人生”之外的少年来说，那是一种解放。在共同的毁灭面前，金阁不再高傲，不再完美无缺，而是和他一样脆弱、一样可以被终结。这种可以共同毁灭的关系，反而让他觉得幸福，所以沟口会说：“金阁降低到和我同样的高度”。这种和平的假象正依靠“毁灭”得以建立，实现“毁灭”的方式就是把所有建筑与人都变成瓦砾。

战争结束了，金阁没有化为灰烬。它毫发无损地屹立在镜湖湖畔，在停战诏书广播之后的第二天，一切秩序都恢复了。沟口走到金阁前，“灼热的石子路上，只有我的身影。可以说，金阁在彼岸，我在此岸。”<sup>[5]</sup>沟口对于金阁寺没有毁灭，内心是很“失落”的。也正是由此，三岛的笔触从一种物质性的废墟转向了一种精神性的废墟。日本的战败带来了“所有价值的崩溃”，但在沟口的观感里，崩溃的不是金阁，而是全世界。金阁反而在废墟之中显得更加坚固、更加辉煌。金阁寺是唯一没有跟着大家一起“倒下”的东西，“民族悲哀”和“战败冲击”没有让它动摇，反而衬托出它的超然。所以沟口登上不动山顶，俯瞰京都市时，“灯火一片辉煌”，灯火管制解除了，“这光景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奇迹”。他说：“这是俗世。战争结束了，灯光下人们为邪恶之念所驱使。……请让包容邪恶的我心中的黑暗，和包容无数灯火的夜的黑暗，等量奇观吧！”<sup>[5]</sup>物质废墟的年代结束了，但剩下的是精神的摇摇欲坠。

## 二、金阁寺的物质性：“预备废墟”

在讨论“精神废墟”之前，首先要阐述作品里“物质废墟”的前提。所谓“前提”，是指金阁寺在作品里本来就呈现出一种“将要成为废墟”的状态。

实际上，今天人们站在镜湖湖畔看到的那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已经不是 1397 年足利义满建造的那一座，甚至也不是沟口烧掉的那一座。它在成为“永恒”之前，已经反复“死”过多次。金阁寺始建于 1397 年，1408 年义满死后改为禅寺。应仁之乱中，鹿苑寺境内绝大多数建筑被战火烧毁，惟独舍利殿，也就是金阁幸存，这意味着金阁寺本来就是“废墟”。今天游客看到的是 1955 年重建、1987 年重新贴金箔的复制品。金阁在现实中的命运其实经历了“被烧、重建、再被烧、再重建”的过程，从来都不能归为“不朽”，但又反复从废墟中站起来。

正因为金阁寺本就是“废墟”，所以可以说一直有一种“重建”和“坍塌”的张力在其中。三岛由纪夫通过描写金阁寺的样式和材质，为沟口焚烧它做出了一个“预设”。

金阁寺的样式总共有三种，第一层法水院是平安时代的寝殿造，第二层潮音洞是镰仓时代的武家造，第三层究竟顶是中国唐代的禅宗佛殿风格。显然它们对标的是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内容，本身就带有上一次被“摧毁”时的痕迹。“这种散乱的三层设计，在美术史家眼里只能是折中的样式，无疑是为寻求一种使不安得以结晶、自然形成的样式。”<sup>[5]</sup>金阁甚至不是为了和谐而造的，它本身就象征一种不安的心态在建筑中落成。三层金阁寺之间也不会真正融合，它们只是被金箔覆盖、被视觉统一，而金箔是会剥落的。沟口看到的是“可怜的金箔的痕迹”，金箔消散后露出的木质材料，正是金阁寺被掩盖的不和谐的躯体。金箔是一种伪装，是对断裂的建筑形式的掩饰，金阁在物质层面原本就是一座“拼贴的废墟”。

在材质上，金阁寺亦是容易被“摧毁”的。沟口第一次亲眼见到金阁时，觉得它“只不过是一座陈旧而灰暗的小小三层建筑”<sup>[5]</sup>。现实中的金阁和他心中那个金光灿烂、无与伦比的幻影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灰暗。金阁本来就是旧的，甚至在它落成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走向陈旧。因为它是木头做的，木头的宿命就是朽坏、开裂、被虫蛀、最后燃烧。沟口说：“金阁虽然很坚固，但也具有易燃的木炭般的肉体。”<sup>[5]</sup>木头之间的连接不用铁钉，全靠榫卯。榫卯是一种精密的结构，同时也是脆弱的，会因木头的年久变化而失去它的坚固。

鹤川曾向镜湖里投入一颗石子，“刹时之间，美丽精致的建筑崩溃了”<sup>[5]</sup>。倒影比本体更容易崩溃，也更像废墟，具备着模糊、荡漾、残缺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阁的美从来就不在于它的坚固，而在于它的脆弱。

金阁在成为废墟之前，早就活成了一座废墟。沟口自然就不是它的毁灭者，只是它漫长朽败过程中的最后一双手。金阁寺在历史及物质上，标志着某种“辉煌”，但在“辉煌”背后又有无限的“脆弱”。用巫鸿的话来说：“‘理想’的废墟必须具有宏伟的外形以便显示昔日的辉煌，但同时也要经历足够的残损以表明辉煌已逝。既要有宏伟的外貌以显示征服之不易，也需要破败到让后人为昔日的征服者唏嘘感叹。废墟彰显了历史不朽的痕迹和不灭的辉煌的永恒，也凸示了当下的易逝和所有现世荣耀的昙花一现。所以废墟能唤起的情感既可能是民族的自豪，也可是忧郁和伤感，甚至是乌托邦式的雄心壮志。”<sup>[6]</sup>金阁寺过于完好地保存了辉煌，反而丧失了废墟应有的“已逝性”；又因金阁寺拒绝残损，于是沟口替它制造了残损。沟口放的那场火，不过是让金阁终于配得上它已在倒影中演绎了五百年的角色。

### 三、坍塌的瞬间：“废墟”的生成

美国美学家罗伯特·金斯堡在《废墟美学》中提出，废墟不只是一种静态的残迹，更是一种过程，一种“正在成为废墟”的动态。废墟的美不在于它“已经”坍塌，而在于它“仍在”坍塌。坍塌的瞬间被无限拉长，变成一种悬置的时间。

《金阁寺》中的摧毁“瞬间”正是如此。小说几乎没有正面描写火焰吞噬金阁的画面，而是将笔墨集中在沟口做决定的瞬间、烧之前的自由、以及火烧之后的那句“我想活下去”上。三岛刻意省略了壮烈的燃烧场面，意味着真正的废墟之美不在火中，始终在燃烧的边缘。

小说中，沟口第一次明确说出“必须烧掉金阁”的地点是由良的海边。他站在内日本海荒凉的沙滩上，北风劲吹，灰云堆积，海水浑浊。那里没有美，只有冷和空旷。就在这片“反美学”的风景里，那个念头出现了：“必须烧掉金阁。”<sup>[5]</sup>三岛用极其平和的语调写下这句话，像在陈述一个天气的变化。沟口甚至没有在心里重复一遍，没有犹豫，没有挣扎，一切都是自然的。决定烧毁金阁的那一瞬间，金阁并不在场。沟口没有看着金阁做出这个决定，他面对的是海，那个从少年时代起就象征着“看不见的远方”的海。金阁在此变成了一个概念、一个记忆、一个必须被清除的障碍。

沟口回到金阁寺，继续日常的生活，但一切都变了：“一想到金阁总有一天会烧掉，不管多么难以忍受的事都能熬过去了。”<sup>[5]</sup>他对寺里的人变得和气，对大自然变得亲切，甚至说出“我学会站在终点上看问题，我感到我已经亲自决断自己站到终点上来。这就是我获得自由的根据。”<sup>[5]</sup>可以说，沟口摧毁金阁寺的“瞬间”不是火点燃的那一刻，而是从做出决定到付诸行动之间那段悬置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金阁已经死了，至少在沟口的心里已经死了。沟口提前站在了未来的废墟上回望现在，于是现在的一切压迫都失效了。所以，沟口把“金阁已毁”当作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生活，于是金阁对他的威压提前解除了，沟口在放火之前就已经自由了。大火只是把这种自由变成一个看得见的事件，让所有人都看到，包括金阁自己。三岛塑造了一个提前抵达终点的人，甚至他回身看着还在起点挣扎的自己，觉得那一切都很可笑。

火烧发生时，叙述反而变得模糊，文中写“金阁开始冒烟”<sup>[5]</sup>，然后就是警报声、人群奔跑。沟口躲在山上，叼着烟，心里想：“我要活下去。”放火事件变成了一个黑洞，所有铺垫都指向它，但它本身几乎不可见。由此看来，三岛的叙述完成了一种“省略”，这种“省略”还具有另一层深意——三岛不愿让读者享受毁灭的快感，也不愿让沟口享受征服者的胜利。金阁没有被“壮烈地”烧掉，它只是“冒烟了”，然后“涌出浓烟”。这种平淡的、几乎反高潮的描写，把金阁的毁灭从“事件”降格为“过程”，既不神圣，也不恐怖，只是发生了。而这正是废墟美学最冷静残酷的面向，这种叙事方式意味着美真正消失的时候往往毫无戏剧性，它只是停止在那里，倏忽地就被“毁灭”了。

本雅明在讨论废墟时曾指出，寓言家的工作就是“从废墟中收集碎片”，是为了让碎片自身的真实性显现。三岛正是这样的寓言家，他收集了金阁的碎片，然后用六年时间亲手制造了更多碎片。在碎片中，金阁不再保有威严的、拒绝一切的绝对之美，而只是一堆燃烧、散落，乃至被踩在脚下的物质。这种将美还原为物质的过程，正是废墟诗学的核心所在。

### 四、“废墟”的诗意与精神的重构

传统意义上的废墟诗意来自时间的自然侵蚀，例如华兹华斯的《丁登寺》，书写了风化的石柱、蔓生的荒草、残存的拱门，召唤的是怀古的幽情与对不朽的叹息。但《金阁寺》提供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废墟经验，它是将一件过于完美的艺术品从“永恒”的牢笼中释放出来。巫鸿曾说：“凝视（和思考）着一座废弃的城市或宫殿的残垣断壁，或是面对着历史的消磨所留下的沉默的空无，观者会感到自己直面往昔，既与它丝丝相连，却又无望地和它分离。怀古之前因此必然为历史的残疾及其磨灭所激发，它的性格特征包括内省的目光、时间的断裂，以及消逝和记忆。”<sup>[6]</sup>巫鸿所描述的怀古之情，是以“历史的残疾”与“时间的断裂”为前提的，观者与往昔之间隔

着一段不可逾越的消逝，正是这段距离催生了内省的目光与伤感的诗意。

在《金阁寺》中，沟口面对的金阁却不存在这种距离。它并没有以残垣断壁的样貌存在，反而保有自己完整如初的辉煌，它以过于连贯的永恒压垮了观者的时间感。沟口无法“与它丝丝相连”，因为金阁的完美拒绝一切连接；他无法“无望地分离”，因为分离的前提是曾经靠近。他困在一个既不能触及其美、也无法彻底逃离的夹缝里。于是，他选择用火焰制造那个本应存在的断裂，让金阁终于成为一座可以凝视并使之“直面往昔”的废墟。

沟口烧掉金阁之后，并没有陷入虚无。相反，他说出了全书最朴素也最有力的一句话：“我想，我还是要活下去。”<sup>[5]</sup>在此之前，沟口一直活在金阁的阴影下，那座金光灿灿的建筑像一面镜子，日夜映照出他的口吃、丑陋，和一切他与世界之间无法弥合的裂痕。金阁越是完美，他的自我就越是破碎，这是一种单向的、压迫性的关系。

精神的重构正是接受破碎本身，以此搭建出新的完整性，而非修复它。沟口没有在废墟上重建一座新金阁，也没有变成一个“积极的、阳光的”人。他的口吃还在，他的孤独还在，他的过去，那些堆积在记忆中的死者，也没有被抹去。火烧金阁改变的不是沟口其人的“内容”，而是他与这些内容的关系。从前，他把口吃当作缺陷、把孤独当作惩罚、把死者当作无法偿还的债务。而在金阁化为废墟之后，他终于可以像柏木吹响尺八一样，从自己的空洞中发出声音。废墟的诗意不在于它曾经是什么，而在于它现在可以容纳什么——风、光、记忆，以及一个不再试图填补空洞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金阁屋顶上那只金铜凤凰并没有在火中重生。它熔化了，坠落了，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不死鸟的“不死”终究只是一个传说。真正活下来的是沟口，一个从未奢望过不朽的、口吃的、平凡的少年。他从山上走下来，身后是浓烟与灰烬，前方是没有金阁遮挡的天空。这天空既不神圣也不美丽，但它属于他。精神的废墟在这一刻形成了，意味着“生命”走出了废墟。而那句“我想活下去”，既不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没有对未来的承诺。它只是一个人站在灰烬中间，确认自己还在呼吸。这就够了。

#### 参考文献：

- [1] 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真谛[M]//夏多布里昂精选集.李焰明选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351,353.
- [2] 谷光灿,谢凝高.以金阁寺为例看日本学者视野中的遗产真实性[J].中国园林,2012(9):87-90.
- [3] 潘利锋.论《金阁寺》的美学思想[J].理论与创作,2011(3):82-85.
- [4] 西村清和.场所的记忆与废墟[J].外国美学,2016(1):24-38.
- [5] 三岛由纪夫.金阁寺[M].陈德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1-243.
- [6] 巫鸿.废墟的故事[M].肖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9-22.

## The Ruin Poetics and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Wei Meiru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Abstract:** The creative background of *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is rooted in the spiritual desolation and collapse of values in postwar Japanese society. Mishima Yukio, drawing on the real incident in which Hayashi Yoken set fire to the Golden Pavilion, extends the concept of “ruin” from the material level to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in aesthetics, one can examine the dual natur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in the novel, which possesses both materiality and symbolism. Mizoguchi’s burning of the Golden Pavilion is in fact an act of actively creating ruins, while Mishima’s narrative deliberately omits the scene of the great fire, reducing destruction to plainness,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suspension of freedom at the moment the ruins are generated. In the end, the Golden Pavilion is reduced to ashes, and Mizoguchi speaks the words “I want to live,” achieving the ultimate beauty of ruins and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Mishima Yukio; Ruin Aesthetics;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